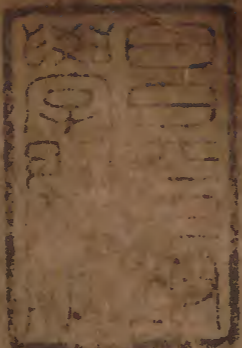


宋史

傳百八
之九



漢書門	五〇六五
類	四六五
號	九四
函	三
架	二
冊	一三三

漢書	五〇六五
類	四六五
號	九四
函	三
架	二
冊	一三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65
冊數	122 (107)
函號	281 2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八

宋史四百二十九

開禧元年詔書

勅

道學三

淺草文庫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拜相除松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奉給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

極言其不可擗怒風御史論於懷真自賢出知饒州
未上卒嘉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嘉問
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說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
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
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
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
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
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言廣問韓元吉
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嘉上封事言聖躬
雖未有過聖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

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
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留意陛下毓德之初親
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
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
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三之學必先格
物致知以極大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
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
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
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
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

吾力之強弱觀彼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
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
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習舊賓客其已矣勢者
既接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
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言
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
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
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不免蔽欺平治之效所

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
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
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從就職既至而洪适
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
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
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
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
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
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
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
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
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詰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
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

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
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
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
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
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
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
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
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
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

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人賤
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
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
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
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
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
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
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
志其胥史狡會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
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

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
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專自師傅賓友
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詠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
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
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
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

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

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

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棄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卿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秦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卿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賁為監察御史賁面對首論近日措紳

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倣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
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
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
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
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
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
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在在無尺
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及履思之無乃燕閒嬖倖
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紀人欲有所未盡
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

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
不厚而便變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寵秩及家非
不切而柔邪庸緣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
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讓說於行而大亮誤聽
非不欲報復凌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
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社一念
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
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充
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
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

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誰陞
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自有要之於終以為正
心誠意之論上所嚴問戒勿以為言言曰吾平生所
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
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
縣為煩也時嘗謂已死三亦逐獨內侍言并尚在
熹乃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言有才耳熹曰
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言曰除兵部郎官以足奕馬
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譽為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
學術徒以載程頤緒論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

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
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
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
叔似亦奏接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
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
實无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
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
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言論栗執拗不通
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力黜栗知泉州熹再
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

召烹又辭始意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收國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
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忠病者且以
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
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委任大臣振舉綱紀懸花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二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中刻諫諍之職凡飲
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宦妾之政無
一不領於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
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
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
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
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
巷竊言及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
其未右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
過偏徇者淵觀說林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
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
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而傳命供掃
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
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

自王亦既逐之後諸將差條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
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
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
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與友寵聽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
得議其是非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
於輔翼太子則自二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
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保
博聞宏識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

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以
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
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
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哀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
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
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
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
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

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窳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日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燬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慈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

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
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
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
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
不知幾何而認為祗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
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
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自嘗聞其
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

經費闕之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
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
較監司郡守斂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氛風競
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
掇尉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入
而斂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
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甚任
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
推生先交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
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

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
 執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官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
 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
 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
 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
 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六事
 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
 入夜滿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
 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喜勞辭除秘閣修撰
 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

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
 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
 未知禮來古喪葬嫁娶之儀極以示之命父老解說
 以教子弟去俗崇信釋戎男及聚儒廬為傳經會女
 不嫁者為庵舍以居意慈藥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
 會朝論欲行泉江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官擇人物
 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士居家之役總負病者以為不
 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意熹亦多以為不可行
 布衣吳高主上書訟其後入詔且為後有旨先行漳
 州經界明年以言辭請祠時熹得入見請於天下人

宋史卷之三十一

皇乃... 撰之職... 漳州經界... 亦為大臣言之留正白正非不知... 此不合... 里遂拜命... 申敕令嚴武備... 四方學者... 有言... 下... 不圖... 且夫或及... 之猶有... 計今日... 正之根本... 充未嘗... 本立矣... 勸講... 職勿... 副朕... 重道之意...

皇乃... 撰之職... 漳州經界... 亦為大臣言之留正白正非不知... 此不合... 里遂拜命... 申敕令嚴武備... 四方學者... 有言... 下... 不圖... 且夫或及... 之猶有... 計今日... 正之根本... 充未嘗... 本立矣... 勸講... 職勿... 副朕... 重道之意...

拜命會期及遠安視孝宗山陵以為主肉泯薄下有
 水石務務言覆按元別次言北有直集議臺史價之
 議中輟嘉章一語狀言壽皇聖德不冠之藏當傳訪
 名山不耳偏信厚更委之宋京沙海之中不報時論
 若以為上未遠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
 來或有親伺有旨修葺舊宮為基三數百間欲徙
 居之喜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
 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
 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嚙譴告警動
 之意亦恐餒餒百姓饑饉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
 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
 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
 之奉不克少弛太上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養之年然
 然在處安之中心晨昏之養亦不可闕而四之人但
 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
 之以就安福之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
 鑑未遠其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太后懼作太上皇帝聖
 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
 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也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
 子之間上怨心而三身之將何物而已父子大倫三

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僭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
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三科曰流惡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
二十間使相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
詔自書其勅省與備八宮之後所綴服色如唐肅宗之
改服於德宗執撫馬前者以神自罪引馬之誠則太上
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霽然消戢而歡意浹洽矣
至若凱捷之詔綱則臣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
政事一官員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
公議其平事以考今四時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

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稍
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未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
善者編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
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
所疑於得失之善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陛下吏之
說別求苛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
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
言其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喜
又美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綱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

劉洽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論說以求政事之
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之心之邪正短長
度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終人子為父嫡
孫承重為祖父比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
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其執喪自漢文短喪歷
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
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子有以庶年莫能殯正壽皇
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道喪朝衣朝冠皆用
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問者遺詔以頒太
上皇帝偶遠康懷不能躬就喪以陛下以世繼承大

統則承重之服者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以二
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紵以黃之服不惟上違禮
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
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
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遵言曾三復首
請併祀信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格祭則正東向
之位有旨集議信順翼言四祖祀之宜有所歸自太
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莫遠遠議
遷信祖於夾宮後王安石等奏信祖有廟與穆祖無
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惟不以復祀信祖為然侍

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郎詹何欲且祀宣祖而附孝宗
 喜以為藏之文宣則足以祖宗之上下藏於子孫之
 夾室神宗始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主而合於人
 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據為廟制以辨以
 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徹禧宣廟
 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宣宗之立韓侂山自謂有
 定策以君中用事喜慶其言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喜乃上疏斥
 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御批云懼卿等
 艾思難立講已除卿台觀汝愚福御筆還上呈諫且
 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喜喜慶諫等留不可據鑰
 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
 喜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
 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
 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喜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
 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
 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
 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遂而朝廷
 大權悉歸侂胄矣喜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

宋史川喜慶元元

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評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遊七十申乞致仕任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奉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筆瓢屢空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藿率與之共往往稱貧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

國作青勢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之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任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聖旨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竊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誦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

宋史列傳卷一百八十一

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佐曹有姻連勸佐曹勿為已甚低曹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助天心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受后青死詔賜熹實表用也澤益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徃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美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徃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前未脫葉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呈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厚祐元年正月上覲學子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未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張拭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拭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拭光與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

錄以陰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
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枳時以少年內禁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
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難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
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
也顧益如自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
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
兵講和金人使朝使其人往甸中外大要朝堂權主

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枳營葬甫畢
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
嘗與編素之師然旋遣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
忘於宮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
惑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口中了然無纖介之感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上氣充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等語自強
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雖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瑛為於上除知撫州
 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
 者類非其道意祇奏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祇
 不答人奏言言元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
 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
 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
 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
 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是義必精守
 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
 之也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
 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
 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
 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
 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
 察也明年乃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
 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使往言陵寢之故士
 大夫有憂其無備而乃以兵者輒斥去之祇見上上曰
 卿知敵國事乎祇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
 盜賊四起祇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
 之矣上曰何也祇曰臣切見比年講道多水旱民貧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忠義一
 虞允文

四百一十
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
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祇
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
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不盡而
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
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大有必勝之形而不能
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
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祇復讀曰今日
但當不哀痛之認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

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
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
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
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
奪州縣財賦遠坵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祇亦以爲
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祇曰今
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
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

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桀言
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
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
其右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
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
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桀夜草疏極諫其不可
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
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桀復奏文武誠
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

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
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桀知袁
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桀在朝末期歲
而詔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
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
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桀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
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
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
罵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桀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
聞栻治行詔特進帙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選
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
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
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
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頻邊屯主將與帥
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
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
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
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

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
陽守劉大辨帖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
與之栻劾大辨詐讓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
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舉武夷山外佑觀
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
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
時年四十有八

傳卷第一百八十九 宋史四百三十一

開禧儀同三司 柱國 軍國 置 畫 前 畫 箱 儀 同 三 司 領 經 善 都 總 教 統 統 守 奉

齊

道學四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瑪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瑪沒榦往見清江劉宗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宗熹宗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

他出幹因留客邸計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喜始歸
 歸時自見喜夜不設榻不解帶以倦則微坐一倚或
 至達曙喜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慶甚有益嘗
 詣素業已祖謙以所聞於喜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
 亡喜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有不輕後遂
 以其子妻幹寧宗即位喜命幹奉喪補將仕郎幹中
 授通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喜者從之講學于喜
 喜喜心來喜作竹林精舍成遺幹書有他時便可請
 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一編區區幹
 感喜也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

取所如家鄉邦國三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
 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
 憾矣計聞幹持心變三年事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大事
 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
 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慕幹德辟為荆湖北
 路安撫司徵賞酒庫羨進備差這事有示當必輸忠
 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道希惲知撫州尚書老辟為
 臨川令歲旦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言
 知臨川之政皆善不久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部太守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四百一十
為權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
司檄幹勳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
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之曰汝殺人殺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
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守知漢陽軍值歲飢糶客米發
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幹報
以之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按鄂州例十一之十一言糶於
制司荒政且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而歸
者給之糧不餉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呀至以重
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之屋館四

十一月丙子治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上營武夷冲
觀尋起知安慶州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
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
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
下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
五十人役九十日而計八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
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
一時至利漸發其半餘日又五鼓坐于堂邊若官入
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後京鄉民云言二十京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京人料分或搬運京粟之不應副京料

四百一十
使用京料民六人六合堂
命畢乃公府事理民訟
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
之并用錢監示鑄之鐵
燈士天扶老携幼往來
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
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
不受而去是歲六月幹
望瀟山雨拜雨即至後二
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
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
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
如故繼而陳餘月巨浸

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
于水牛汝者黃父也制
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且
幹即日印趨制府和州
吾郡鞠之因感愛於井中
移書曰丞相誅幹之後懲
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
咎於丞相丞相不其
者其用愈重美不君無
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
紀綱紊亂不過外縣之
間

四百一十
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令乎去矣今日之志莫大於
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
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任既明則為之立
堡蓄蓄為制軍器以濟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日
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
棄田廬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回鑿竊
祭向日湖漕張軍之變為言其甚金若不早為之圖
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言忍讓臂而起矣珏皆不能
用及至制府珏往繼揚視師與借行餘言敵既退當
忍所以賞功罰罪者惟惟物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生石

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
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
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
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
毀抹疏駁將帥偏禪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
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
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
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
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
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

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
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
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
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王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
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
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
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

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
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
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
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
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
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
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則不可保
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
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

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
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
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
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
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
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
著諸豪又深知榦個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
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
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

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專置不傑信鄉守以慶之朝
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真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
管高州明道官踰月遂之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
既而後數年以門人請益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

州文學蓋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
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嘗以
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
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敬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

藝不因時好日曰古之人比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
 武學請立文振而識高者技之關射圃今其司射廩
 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人偷惰以祖安年解官奉重而
 歸改襄陽府教授後往見喜喜堂加之兄諸生亦定者
 先令訪燔侯有所發乃從意折衷諸生畏服喜謂人
 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諫樸實處事不苟
 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喜後舉登嚴燔遂同門性會
 葬視封安不少休及詔許遺流九江守以燔為召赴
 都堂審察辦用立再辭即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
 者雲集請學之盛也許江州守上徐大題司自辭尋添

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廷漕使王補之交
 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
 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
 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或之耳反是而行之則
 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
 兵萬安會說洞請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
 分兵守險馳辨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
 下異時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勞燔白于漕即修之
 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于新行價日損乃
 視民稅產物力各歲會于若三官為封識不時點閱

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今者熟籍而民謫張持空券
 益不售燔與國事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
 割爭之曰錢荒楮涌了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
 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威之是棄物也誠
 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為
 實用云刻入漕司即弛禁謂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
 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袁穀
 倉社倉以貸佃人有旨監戶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
 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感詔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
 史爾當國政皇子茲燔以三綱所繫自是不復出

美有德秀及右史魏了公勸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
 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其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
 元至道官燔自謂居間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
 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儒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
 劉宰洪咨璣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察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宋嘉高弟經
 術行義亞黃餘當今海內一人而巳帝問今安在心
 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之致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實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
 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恭念成無燔心事有如秋

三百九十五个
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補其子舉下州
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乃為功
業但隨力到處自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
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天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
驕奢不至是移氣養移體因謂古語曰分之所在一
毫躋攀不止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意難若
平素不為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
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
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
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
語以為窮理之要熹嘉其為志請黃榦曰所望以求
斯道之傳知一二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
於縣值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
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
正弊且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
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于匱乃等數而次第之
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授以為證云改袁

四早十
州司理參軍有六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自力能動
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遠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
殺之有盜黥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口訟于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
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
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
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華有人拜于庭示以
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庫虛籍
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為都市所賣都吏
者州之巨蠹也嘗十於人若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姑擊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
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
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為
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
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
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黥之湖南鄱寇作亂與縣接
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
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
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

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慶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
誤斃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
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
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冊
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為閱疑狀
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
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
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
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
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

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
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
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
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
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
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
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輦感不樂及
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
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

廣李道傳李燔菜味道李閔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
秀魏了翁李稟趙汝諱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
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
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
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櫟櫟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
竒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
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
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口
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
有疑問不吝者則稱淳等問也十五年淳復往見熹陳
其所得問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
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契切語凡三月而熹
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熟日積
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
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示而本自
本而示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曰萬古之
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
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自是出及天地萬物既

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
 一心渾淪六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大極流行
 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
 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
 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
 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
 相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
 之私乃可以當其名矣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
 念有間斷則私意行心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
 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

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
 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為天地間
 千條萬緒是多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
 多處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地讓道理明徹於
 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創看然後可以語孔子孟
 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宣然後為
 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
 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已
 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實主進退之幾如
 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驗必使之於

四百里
是非非非如辨黑白如過嶺脚不容有騎牆不決之
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為知
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
淳恒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永有室家
者皆婚嫁之祥宗族之慶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
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同而憂時
論事感慟動人却字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
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鄉歸遇慶陵郡守鄭之儔率僚
屬延誦郡序許欵張陸三學問無源之用禪家宗旨
悉形氣之靈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

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
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
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
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 中

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
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
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
矩和緩中要果决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
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

泉州觀察推官趙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
大小咸資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
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
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可將選入宮僚而
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
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
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諾罵然常嚴
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
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忘也天
子閱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引言吳業并山修
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
興學校崇政化為本歲饑行賑給育方王蘭劉頴薦
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
廢闕請勅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閑
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
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葺磻野或食其子
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有
旨倚閣夏移遂奉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扶而從其蠲閣

其專述至矣
 前命士消兩拜亦其
 言對國言好
 群一習行古所
 不亦也或
 善善集
 願願
 下時
 與學
 舍三
 黃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宋史四百三十一

開府
 勅

勅

儒林

王暉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

子監尹撝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餘雕

李之才

王暉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二禮
 禮學通經古漢乾
 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
 公羊春秋刊板二

國學于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無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真畫以開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三事者以宗廟無禘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六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一冉不高祖至文帝祫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武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然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二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寔歷年祀寧克差違恭崇義典享國屏服膺偉業討尋

故實刊正疑詖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
獎所造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
更同參議所其精詳句有異同書為商確五月賜崇
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幣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
引經以釋之悉以下二部尚書曹儀律之裁定儀上
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順傳或異
年祀寔遠圖繪欬然踏駁彌深丹青麻葛重崇義研
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
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共四卷臣再
加詳開隨而裁也且率用摺損列於左釋其分為十五

卷以聞詔頌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金異同之說
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
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
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
人之職及阮謔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
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
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廉引注有爾雅
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
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
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



禮官脩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冊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謀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謀知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論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玉

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疆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

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
論洪範玉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
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
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
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遵豆
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夫宗內守皆長尺
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若親行
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
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
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為失所以目義宗
之出歷梁陳隋唐無四百年言禮者引而師法今五
禮情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
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四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
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
或節去繁簡之間稍有整齊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
依白虎通義宗廟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
畫益鼎崇義云金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
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既之釜
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
錡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莫來尚矣故入於

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少自鼎鑊供鼎鑊又以儀
禮有三鑊家鑊之文乃云蓋釜不如重鑊今諸經皆
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
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
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
幾崇義又二禮圖遂行於世并書於國子監講堂之
壁崇義為學官兼管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
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為贖擊龍即作龍雜然
三箇耳其奈不成禮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
絲奉谷即云勿笑有三斗全勝玄白一心蓋因其名以

嘲之惠恕大慙入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直真儒者之戲
云

邢昺字叔明幽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
口召升殿講師以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
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秦州鹽城監賜錢
二十萬昺以是監處楚秦昭秦辭左而楚會要臨食
為急請改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為國子監丞專講學
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
緋選為諸王府侍講淮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
端拱初賜金紫累遷金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司勳

二百八十八
中哉知審刑院以昌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司領
其事是冬島上表自陳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
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昌為
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景清崔僊佺等按定周
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
並加階勳俄為淮南兩浙巡撫使初立講讀之職即
於便坐令昌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年講畢昌近
臣於崇政殿賜昌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
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內艱以昌
兼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興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書問昌經
版幾何昌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
具臣少從師業儒特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
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
之幸也上嘗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
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昌曰不振興者昌內不能有所建
明先是邠書所裁餘經始由昌侯監中祗用昌請歸之
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器不給進官亦廢其象
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昌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
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昌居

四百八十八
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官邸舊於致其
滄喪殆盡唯是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書其妻至
宣庭賜以冠被四年是房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
曹州故鄉須給假一年歸視田里矣明年郊祀還朝
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是又
言楊礪復侯嶠同為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
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起拜工部尚書知
曹州職如故入葬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
召近臣宴恩和殿一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
由自越為現並問尚書日也置祀回聖山中曹州州曰九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六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
祖送設會於宣春苑六中祥符初上以封泰山易表
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
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范車駕進郊命判留司御史
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特憂
形於色以詩系言田事多委訪之初田家察陰晴
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言多采其說
為對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日疫二日旱三日
水四日重災必有一日或輕或重耳四事之旨
旱暵為甚蓋曰無狀滄悉不可救州指必盡傳曰天

四百八十一
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疾請名醫
診視六月上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
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
有加於吳興郭贇者以恩舊故也未幾有言命中書
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魯國子博之知信陽
軍若思還侍疾於州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
進秩初雍熙中呂丙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快
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吳為諸王
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吳經義每至
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益喜下管因
內閣暴書覽而稱善乃呂丙同觀作禮選其賜之呂丙言
家無遺藁願得副一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丙卒亟詔
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家中為在東宮及內庭
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六氏傳據侍疏教引
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皆
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
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為臣之道當
若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
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為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
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祚年若文王此能憂人之心

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各隨其事理
以對先是咸平中三欽若知百舉有旨其受舉人賄
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為與是肅毋宿
言間承翰就太常寺覆推吳刀辨欽若而洪湛抵罪
欽若以是德之因之喜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寶
貪穢不才舉上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書
用為三司判官後至祠部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終
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
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為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

人幾百皆從奭後徙居頰城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
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
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
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次及嗟人之
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待讀會詔百官轉對奭
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
推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
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
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既符命實
感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之召問奭對曰臣愚所

四百一十
聞天何言哉豈有言也帝既奉迎天書六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祭上清昭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主欽若陳五丁請杜錫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糞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者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以下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

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近今陛下經西關越險阻擊秦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虞之

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過葵丘而懼或謂人其其也

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儲德以答天譴豈
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幾游不已忘在報之大計其
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日月者高而天
時則為異今雷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一宜以戒
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
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主本之
功累年未息水旱流殄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
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較為與者不過效
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
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可為下龍衣漢

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内外交
害身播國心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
肆行非義檢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
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
十也臣言不遠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
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南繼明蘇問之曰疏曰陛下
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希寧江淮之衆因於調發起
須鎮安而於府之且士才之均亦息而奪攘之盛公
行外國治兵不遠遠境者雖三守可保其心也
陳勝起於徭戍者莫不山崩地陷而唐

高祖興教晉陽晉世三思小人而邪傳德亮三思
國陛下儲養教使遠喜京師仍歲春德之疑修遠
經之廢之祠不合民疾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成卒無
際勝饑民無責莫英雄將無籍伺於肘腋外敵將無
觀風易於也時乎先帝嘗議封禪當置天笑尋詔得襄
今之知正一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
欲此平幽朔而取繼遠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
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
早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慶國寧爵姑息於繼遠自不
思主辱臣死為可成誣下罔上為可羞操造祥瑞假
託鬼神總畢東封便議以幸勳勞車駕馬虛害饑民
冀其無事往還便謂必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
之業為廢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天天
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未聞專事遠近皆宜可必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
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
擇後天下豈有無變又言古者不載忍守有國之事
爾非必有武備也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
也今野鴟山一郡國交泰秋旱冬雷群臣率實退而
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不可罔下民為可

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
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
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
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
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
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
至馬嵬軍士已誅揚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論以識
聖不明委任失所當時雖有非已之言覺寤已晚何
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折挺虛華片遠邪佞罷
與上木不能救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

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對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
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
亂舉謂為非也奏為無道其天今官名詔令郡縣猶
襲秦舊置以人而廢三帝作解疑論八示群臣然知
爽朴忠鮮其言也直奏之而弗片父之以父老請歸
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
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賜先天降
聖節天下設齋醮張懸寶蓋百官請裁省待用不
報復出知河陽又奏解官歸老尋卒於中從死州天
禧中朱能獻逆祐天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佞小人

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履三雪以迎拜歸祓散以奉安上自詔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農非而無敢言者言漢文成將軍以帝書每年飭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子也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備一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最得寵用一旦欲其誅殺鄭州漢武可謂雄材死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我依扶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若君聖人也

都湯更獲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國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猶及至魯文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兀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弄常之安耳熟道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若君於閣上明日見若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系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在之時若君盛言禁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蓋明皇之及禍廢義火

字四百一十... 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敗爽又嘗請戒備寺
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
爽以納諫怨直輕狃薄敏四事為言頗施行焉仁宗
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為翰林侍
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錄丁父憂起
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
在書爽則拱默以俟帝為棘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
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
與帝同聽政爽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民朕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
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
承明致致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位下帝亦惻然詔
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永近
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
月特宴太清樓近司比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
而小字賜諸學生蜀爽與晃迥其賜大小字詔群臣即
席賦詩太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爽入謝又
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宿玉瑞聖園
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奉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

四百一十
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寢正寢孿妾謂子
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
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
左僕射蓋以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誌其面以
代類常綴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
撰宗祀錄樂和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
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
語孝經爾雅音義及律呂義初國立無外壇五郊從
祀不設席尊不施幕七祠時饗飲福用一罍不設三
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

位而不以星石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
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奭皆
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
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上瑜官至
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
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憚皆常師
事焉鄉人爭訟不詰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
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
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

詔召赴闕見於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
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
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
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
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
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表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
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
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
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
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

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

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
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
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
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
出其為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
東明鄆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滁
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權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
南縣通判滑祥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

士代還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
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
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
客員外郎三年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
籍田維起同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
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且史館樂
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
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
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

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具八畝之綿則蠶之
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以前
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
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餼失於善視遂至玄黃
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且無謂也唐
朝畜馬具有益故之制詳觀本朝亦無禁蠶之文况
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興方行
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宜管隆州
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
調之備晚蠶薄利恐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

卷之八十五

四百八十八
司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羅自高麗還
東使至始言事衣緋因求見上詔三高麗使問臣獲
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
為祭酒又言言朝定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
戚故舊有言信來者多云祭酒即中田敏昔朝在祭
酒仍兼侍而原猶則例兼禮定官庶獲美稱上從之
然儒紳惡其儒者驟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乙廣太
學上以侵襲民舍不許受即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
刻板行用功未及畢使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
如維法用印重錢三十餘萬為此事黃門所發維憂懼

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

鄭華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為恨景德四年錄其

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

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

子家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

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

其家書于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

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昭位賜爵關內侯號褒

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為尚
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
謚天子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為為太尉三以疾辭
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
為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
損為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百戶
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龍襲爵羨位魏為議郎黃初二
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晉武帝泰始二年徙封
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黃門侍郎震生疑疑生
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有

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鮮生乘
轉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二年封乘為
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
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
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
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
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
應制舉歷涿州司兵參軍大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
改封紹聖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
年封褒聖侯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

天授二年賜德倫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候中宗
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璿之玄宗開元中歷
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候璿之為襲文宣公
兼兗州長史璿之生萱襲封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
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為兗州司馬陷於東平
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晳歸魯詔
以惟晳為兗州參軍奉八子祀復五十戶以供灑掃
惟晳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
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兗州戶絹百疋兗春秋奉祀日

璿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謚宗咸通四
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
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日策至昭儉三世歲給
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
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
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為曲阜主簿三年遷襲立令襲
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
年平慕容彥超幸四年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
品服復以為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宣舉進士不第
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黃

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
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業請建爲軍詔以爲縣就命
宜知縣事後以爲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
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
道百代所崇傳作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
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承歷官聯洽聞
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胃可太
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後其家永幾通判密州
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
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
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
學究出身爲曲阜上簿歷閩長葛二人真宗至道二
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
束帛及太廟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
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憲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
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
聖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
年東封太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
至兗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

氏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又之又御北亭
召從臣觀古碑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
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為太
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
士延祐習學究延涯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
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充奉祠廟時勗為殿中丞通
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
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
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令本州選儒生
講說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

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
三十最為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
及第後改名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
事頌幼喪母為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
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叅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
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竒之擢為左拾遺選右補
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為吳
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
還值周祖入京師為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

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為觀察判官
贈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悞
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
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禎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
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
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
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
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
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
以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

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累
得疾卒年五十頌好詼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
文當時稱其道麗篤信釋氏賭佛像必拜性多疑在
鄜州官舍嘗召圻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
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曠字文炳雍熙二年進
士淹雅有士行累為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
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為曹國
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年儼少尤資贊導維
迂懦循默不能規戒聞崔曠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
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叅軍賜金紫遷

元年倒置

兵部郎中出知河南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
簿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為著作佐郎直
史館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
為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
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
校虞部郎中中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為右補
闕明年轉侍御史會召拙與張昭呂琦等同脩唐史
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
寇趙延壽鎮常山以拙為掌書記漢初召為司馬郎

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
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荆南遂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
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
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與昭及田敏同
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
詹事判太府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生呂若
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其征命翰
材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
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首該博開寶四
年卒年八十一子李通至國子博士

四百一十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
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為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元
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為國子博士上言請四
郊置齋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
太常博士建議請依春秋毋歲藏冰薦宗廟頌公卿
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顥路航李居浣
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錫等同校九
經改戶部員外郎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
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俄兼戶部侍郎開
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

止可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即改授檢校右僕射
復為祭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
初改左丞遣史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剽契
丹不許周祖將親如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
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
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為儒學之宗師乃薦
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章願致官
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所請宜
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
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即位加少傅

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
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
杖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
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
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
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
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
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
網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椹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
及如叫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王中丞

幸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初時從其
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司點檢節制方
面文悅又不獲拔見一口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
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謂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
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開寶
三年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
故命焉文悅後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道張文日者
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與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為
主簿

本覺自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成熙性曠蕩嗜酒善吟詩善琴亦書山水石工人多傳祕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蓋舉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喬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為事醉死於客舍守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時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甲有詔褒之就遷主書員善大夫知泗州轉祕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制命覺即京東諸州知州禮部

幽州維薦舉元有學遷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左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學官講訟覺首預焉太宗幸國子監謂文宣王畢升學官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轎令人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並日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上曰上甚

四百八十一
 悅特賜帛百疋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
 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執居
 史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折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
 震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日敏輒刪云
 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要義成改
 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員外郎被病假
 滿詔不絕奉交覺累上書言時務求養馬滿運屯田
 三事太宗嘉其詳備令遷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強毅
 而聰敏嘗與祕閣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
 舉入語及筆雜免首足法覺曰此語繁吾能言之乃

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
 皆嘆伏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為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第倭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
 正雍熙中為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
 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
 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
 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
 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
 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

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願正孫
爽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今
重加刊正冀除外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
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擢官詳正因訪達經義
者至方參知正事以願正對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
誦翌日召願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
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願正年老步
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賜器幣聽以本
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倅
任淳化中歷福建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

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
生或言然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倅佺曰昔秦
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
臣聞刀用為用撇兩點為角楷用上一撇一點保不
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倅佺說尚書即特
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曰於崇文院候對終始賜
以白金縉絲二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字鑑十卷
并注曹唐六遊仙詩十五卷其言世宗上之特賜出
身

李之才字贊之青社人太平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

入朴且淳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楊脩脩性下嚴

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專之益謹卒能

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

才爾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搏源流最遠其

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宋初

為衛州獲初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安慶司蘇

門山百源之上亦來就食躬履以養父之才冲門

求謂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

未有通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

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

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

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入自則授易而然焉其後

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獲遲久不調或

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

容君蓋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特進雍守

孟亦真之知也雍初自洛寢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

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諫安

陸之才殆幾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求者雍

始服知之之晚交人丹殊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

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亦之才年二十

四百九十八
九能為古文音註首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
蓄非殊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以進意人罕知之
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其恨其貧不
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其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
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為遺若人其學益業矣延年
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
薦之遂得應給新格有保仕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緹
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
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
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
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
州官舍寶曆五年二月也時并殊兄漸守懷哭之才
過哀感疾不偷月亦卒之才師葬青社邵雍表其墓
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

新書卷一百六十一

古曰不效大才對問世之故下李公以昭其
立身效夫不備之志也
以言合者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宋史四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左丞相魯國公領經筵事都察院院丞等舉
勅修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頌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興

林槩 李覲 何涉 王田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陽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為才博學能文辭舉
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太宗

宋史卷一百六十一

兵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豈可歸將聚而為盜悉鯨為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大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執究執庶不散賢者退雍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決逆遜遠救效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又是寒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啟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今云我塞長河馳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堯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權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宵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貶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東其地且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年為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輿裘皮履羊

弓塞馬不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
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
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
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祈納
見錢以貴糴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
事太原克復以來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
寢晨興寒裘飢粟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
之賞成功而資之可以濟心平敵快極舊境幽州平
土而負敵為勢必擇四入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
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

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
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未則同戰以驅逐寇歸
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
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退無前使士之
剛勇與才力者各為一將多則分部扞敵攻城兩盡
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
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其謀略
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
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價
十分贈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木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為兩地費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必民郊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為後斷今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起為左補闕復直史館遷脩撰預脩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頴者旦嘗與之善因為改姓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且所為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隸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為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邇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為保信軍節度副使又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

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
再遷秘書監卒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
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路演聖
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斷大方硯五六尺刻而瘞
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
長為時論所薄諒死子孫貧其寓柩民間皇祐末知
襄州王田為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
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
周字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

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
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
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詳
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
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
急之衛兵散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
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
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
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
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頎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

曰存道先生

劉頴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騰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種放學于終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通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温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提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持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辟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

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內遠官為嘉州軍事判
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
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
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為文有氣嘗患
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
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
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
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
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
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

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雅慶曆三年三月皇
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閭闔躬覽英賢手
鈞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台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
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感
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
得多殊重慎微密君相予父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筮
鑪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闥為
予京兆聖予讒該賊叛予夏徃予式過六月酷日大

宋史列傳卷之二十一

冬積虛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言之予
 晚得弼予心焉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語以道輔予弼
 言深切予不克辨弼自宮罰諫官一年疏奏蒲篋侍
 從周歲忠力塵竭契舟忘義擣杙號餐敢侮大國其
 辭慢博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紗
 積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
 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
 仲淹死一雙一契天實贊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
 無蹇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
 如一兮率履弗越逖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

有司骨其器魁茲豈視言占換其入渾璞不施剗剛
 屬太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入予哲惟脩惟靖
 朝轡轡言論礫石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佞言
 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
 補予闕素相之後言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印予搨養
 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歲予之共剛守粹慈與
 脩傳正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甜汝言皇
 帝聖明忠邪辨別與提峻良掃除妖魁眾賢之進如
 茅斯拔入姦之去如距斯脫上何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在在正人無有邪言予望太平日

四百十
不逾浹皇帝嗣乃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
入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
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云邪惟艱惟斷乃克明
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群臣跋蹠
重足屏息交相教誨曰惟正且直毋作側儻皇帝汝極
諸侯危慄隨三六鳥交相告誨皇帝神明四時朝覲
謹修臣職四夫走馬隊鑿遺京交相告誨皇帝英武
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凶平群臣懼焉諸侯畏焉
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時多臣
其言大矣蓋在疎也詩且出徐復日子禍始於此夫

介不畜焉借焉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
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空會徐狂
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
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
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眾不
敢答掌書記龔鼎臣懇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
奏景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
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祭戮
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
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禱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

二百九十二个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眾數百保介已死
乃免斷棺一也羈管他刑父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
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
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
餘景祐初更定雜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不
對宗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
鐘磬各一處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
釐六毫四絲閏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
小黍實龠寸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

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
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
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
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
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
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
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
遂興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
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
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

旁宮舍處之禮部所得之瑗第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
 下喜自修筋衣服容止往往相類入遇之雖不識皆
 知其瑗第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
 治六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
 諸生與朝士祖饒惠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贈其家
 劉義安守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
 術試七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六術
 諧曆及修唐史令專收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為編修
 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繼修書
 成擢宗文院檢討永入謝疽發背卒義安強記多識

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鍾彝
 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
 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
 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
 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
 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
 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
 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
 幼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

富人閉糶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飢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六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不習焉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用兵之法四歛一民部以為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為兵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為渠堰槩奏罷之又言蜀飢

願罷川峽嶺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以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租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等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千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一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造是言堂基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六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二筵半立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一筵之地自東至

四百个
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一筵中央方二筵
之地既為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宜其
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畫方二筵之
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
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
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祖
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
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个右个也六載
禮盛德記明堂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二十六戶七
十二牖八个之室是以太室而九室四而各有戶戶旁
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
二坐四大廟前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也
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
个名大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謂之廟者義皆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
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
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
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應朔也周禮言基
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藉之月令則備矣然
非白虎通亦無以知憲離之制也蓋此義所謂素人

明堂圖考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
 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
 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
 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
 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有皋庫
 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
 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
 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又見王宮有路
 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其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
 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
 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本以門之名云
 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
 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
 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
 天法地尊祖配帝而上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
 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丙巳之地王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
 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
 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天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
 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

禮記卷之五十一

凡五室每室一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
共九室室有四三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
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二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
面各為一門明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闈稽於白虎通
也十二階米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
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
學說書而卒觀管著周禮致太平論平上書禮論門
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
讀其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節

何涉字齊川南越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

苦沈覽博古上自三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
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
問書傳中事必指其篇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
第調洛文主簿改中書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
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鄴延等路
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
涉預有力元昊細款籍召為樞密使欲與之俱歿曰
親老矣非八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秘書
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
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歲滿終合州累官尚

書司訓員外郎父受罷歸卒詔恤其家平嘗其一手
歲長享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與人過惡所至
多建學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
為諸將講之民春秋抄書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
平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二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
友質直平然進退必結古人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
以求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
自免作告友一口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正也父子
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入倫

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
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
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
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
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
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
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
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
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
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

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

回在潁川與處士常袞友善熙寧中袞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知社齋即第回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誅又去潁弟子皆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矣亦各從先生舍潁為居廬必有生計主人公賢遇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適潁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辭世辟地辟色

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
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網漏略零細較其所
見未為完人豈敢自志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
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
空造言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上人明怒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
效我怒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
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
生樂取於僧為人所謂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
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遂甚而刺口論

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豪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
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
未是意有三事為先生議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
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疆舌不語
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
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
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綠飾百端德
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
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
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

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
次者對曰先生之行以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
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安庸人五者良以
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
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
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
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
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
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
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魁記以學行知名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
知高亮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揚紘入境有被刑而耘
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自其枉令不
我敢而我敢之我父何怨紘至縣以所聞為之移通
判麻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
未及用以憂卒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
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息哀不欲傷其意母知
而異之謂婦人曰是兒愛我如也多知若養天卒能
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

四百一十
酒食回既華慈鳥百數銜土集隴之人以為者感所
致其於昆鳥尤篤交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
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
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徒問辨思慮以過為期長於
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子所謂賦詩者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考如指歸而元毛鄭之得矣曰毛之傳欲簡
或寡於義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無欲詳或遠於
性情非以息逆志也足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
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言者至二傳之異同均有

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
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終於聖人孟
軻是已孟子善言性朱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
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
為說辭冉牛閔子願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不足者
也其講解議論皆是有詩春秋說各二十卷二集
二十卷孟子論罪州司理參軍說湖湘安三等論
調諍說語

三百五十五
二當字學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推
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通無四方
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言易嘗
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
必見其言遠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一卷人競傳之
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
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之學官皆不流
其後京相嘗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出於經學元遂
易與春秋比日為之俾得聖人之言居以又有經言三
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

中興

順昌軍節度推

官徽宗初進廷衡集以勸導經廷得太學博士秘書
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
穿明備乞授其兄衍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
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
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耳十二律樂之正也
二變四清樂之靈也二變以變古口為唇四清以黃鐘
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六曰
夾鐘成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
上之言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宋史列傳卷一百九十一



